

战斗，从一年级打响（1）

◆ 刘畅

免费、就近入学的原则，已经变形；想进个好点的初中，战斗，最早得从一年级打响。

“什么是幸福？能来我们学校就是人生的幸福。”北京某初中校长，曾在开学典礼上这样说道。台下迎接他检阅的，都是刚刚度过小升初的学生和家长们——这场战争的获胜者。

“坑”里的厮杀

作为主力军，正面迎敌的“坑班”生数量众多，伤亡惨重。坑班，即优质初中为选拔优秀生源，自办或与教育机构合办的培训班，面向小学生，考试主要以奥数为主。在“坑班”中成绩优良者，可以绕过公开的电脑派位，率先被录取。

在北京，这条路径并不合法，但畅行无阻多年，已经是公开的秘密。“我们一年级开始学奥数，已经学了五年。”王辉这位家住海淀的老北京，本是个慢性子。提前参赛，是大环境生逼出来的。儿子今年五年级，所在学区片儿里，有几所优质中学。但刚升小学的第一学期，班上就有不少同学报了奥数班。一些信息灵通的家长告诉王辉——据小道消息，好学校的电脑派位名额极为有限，别指望了。进“坑班”占个名额，通过考试选拔才是王道。奥数班，则是为进入坑班打基础的预备役。王辉沉不住气随了大流儿，开始带儿子学奥数。他至今记得首次上课的场景。某培训机构小课堂的头三排，一帮丫头小子或好奇或迷茫地听老师滔滔不绝。倒数后三排，是一帮中年人正刷刷做笔记，都是陪读的家长。王辉也像模像样听了一阵，只感觉头晕脑涨，差点打起瞌睡：“我是学艺术的，简直是听天书。”有了自知之明，他此后都站在楼道里等了。随后的两年，奥数就成了周末和假期的必修课，“大家都在学，停一个星期，就会被落在后面。”他坦言，自己还不算负责任的。某些家长会准备几个粉笔头，一旦孩子课上走神或打瞌睡，便扔过去，百发百中。一个孩子学得不太好，她母



■ 想进个好点的初中，战斗，最早得从一年级打响

亲会从教室一直跟到厕所里，唠叨学习成绩的问题。好在儿子的成绩基本能维持在奥数班前两名的水平。三年级的时候，为提前适应小升初的节奏，他托关系让孩子旁听了一所牛校的坑班课，并和五年级学生一块考试。“成绩惨不忍睹。”他回忆，“没关系，先找找感觉，发现差距再提升。”他开始加量，儿子还同时上两个奥数班和两个英语班。“我们只是一般水平，同时学六七个班的比比皆是。”在论坛里，他曾看到有网友发帖抱怨：一年里为小升初支出了近3万元，“占坑”用的1.5万元基本上白花了。随后引得一大群家长集体晒账本：有花10万的，15万的，还有20万的，大部分都超出家庭收入的一半，还有超过80%的。“知足吧！你还没进入正式节奏呢。”有家长留言道。

五年级时，战斗打响。家长们成了劳模。上课的时候孩子打个喷嚏，家长能知道是感冒还是粉尘刺激，抽纸、擤鼻涕然后扔进纸

篓，一气呵成，孩子根本不用动，继续听讲。一个牛孩次次考第一名，他妈妈说是孩子聪明，没怎么操心。后来王辉才知道，该牛孩每天睡前要做60道数学题。而另一个孩子，平日学习成绩特别好，某次发挥失常，不满意的母亲在班上当众打了他。此后，那孩子一到大学就说脑袋疼，窝在家里不去考试。拼刺刀的同时，一场情报战也暗地里进行。因为教委的“禁坑”令，今年的很多“坑班”都更为隐蔽了。有个家长，报班的时候逢人便反复地强调，自家孩子基础不好，“跟祥林嫂似的”，可每次都考得名列前茅。另一位家长对外宣称只报了一个班，可王辉又在另一个坑班里看见她，对方这才尴尬地说了实情：从去年九月到现在，孩子天天晚上学到12点。“你去看吧，这些孩子们身材要就瘦得跟竹竿似的，那是累的；要不就特别胖，天天吃完了就坐着学半天。”王辉说，“就为了拼一个十分之一甚至更小的几率，上一个牛校。”这位父亲打包票，现在坑

班里，100个学生有20%身心健康就不错了。

以前，儿子的理想是科学家，现在想法变了。“我以后想当奥数老师，一年能赚个几十万。”他告诉父亲。

马琳的儿子，走的是“全面发展路线”。

孩子暑假后升入六年级，正天天在家上学而思的奥数网校。有个教育培训机构的教师反复推荐过一个一对一的教程，1000课时18.8万元，吓了她一跳，没敢报。去年八月份全市禁奥，她就停了一些奥数班停了，让孩子自学杯赛的教程和试卷。她印象深刻的是，试卷的最后一道大题“基本得写满足足一张A4纸”。四年级的时候，孩子凭自学拿过奥数学而思杯和迎春杯的二等奖，还完成了剑桥英语等多个英语等级，巨人杯语文竞赛的一等奖——但这位母亲认为这样的成绩还难算拔尖。

她手中还有其他底牌。从幼儿园大班开始，孩子就学手风琴，拿过市级比赛幼儿组的二等奖。启蒙老师是北京市手风琴协会会长，曾在08奥运、60年国庆现场进行表演。后来又请首都师大和戏曲学院的博士生导师做过指导。现在孩子手风琴到了业余七级水平，但目前想通过一些学校的特长生考试，还有点悬。

在北京，如果孩子有文艺、体育的特长，可以通过特长生这个路径，优先被好学校录取。孩子二年级开始学围棋，7月份参加了每天半天的围棋集训，刚刚去外地参加围棋升段赛，拿下了四段。“有很多冲段少年，单独请老师，一小时1000块，2000块一节课玩儿似的。”她说。为了提升水平，他们观摩过几位国际知名围棋名家的教学过程。但孩子告诉他，太深奥，很难听懂。她听说，有个拿下马晓春道场第一名的牛孩，后来跟他爸爸说：“我学不下去了，我脑袋疼。”这位父亲心疼不已，放弃了围棋这条路，转而进了“坑班”。还有一个进了区乒乓球体育队的孩子告诉父母，教练要求，每天必须练到鞋里能倒出汗水才行。

感谢生命的美意

廖智



9.就当是送给女儿“六一”儿童节的礼物

来到重庆医院，进入病房，完全陌生的环境和氛围，让我和朋友无所适从。病房里的病患都躺在床上唉声叹气。一个护士过来给我量血压，但一时遗忘了某样东西，便赶紧回去拿。等她再进来时，刚才还坐在床头的我，已经坐到了床尾。护士吓了一跳，问我是怎么过来的，我说，我是用屁股走过来的。她惊讶地说，你太厉害了！当时，与我同期受伤的人，多数还躺在床上不能动，而我身上除了感染的部分，其余的伤势都恢复得很快。这可能跟我的心态平和及常年跳舞、运动有关。

没多久，在重庆医院，我又再度成为焦点，引起了不少医生和护士的关注。我想，也许因为我是面目清秀的女孩子，再加上嘻嘻哈哈的乐天性格，爱说笑，身体灵活，还常尽量自己主动去做一些事，所以才令他们刮目相看吧。就像在德阳的医院一样，这里的医生护士们也都很喜欢到我房里找我聊天，他们说我的笑容有一种莫名的吸引力。有时候，他们甚至还会带来记者。一次，有个记者问我，你的笑是真的还是假的？你或许可以笑一天两天，但你能一直笑下去吗？

对这个提问，我没有正面回答。因为当时整个人还处在完全弱势的位置，对所有质疑的声音，通通只能一笑带过。我就笑了笑，也许吧。仅仅是这样一个简短的回应。

那时候，我的状态就像婴儿一样顺从，无论谁说什么，都不予置评。怎么样说我，怎么样对我，都可以，我都接受和理解。但对于想用钱来帮助我的，我一律谢绝。可是有一次，一位老婆婆给我送来她的心意，却让我终生难忘。我清楚地记得，老婆婆把钱扔到我床上，转身就走。那是一把零碎的纸币，有一块的、五毛的，甚至还有一毛、两毛的，总共是十七块钱。我赶忙让朋友追出去，追出了半个医院才追上她，她看我坚决不收这钱，就哭了，说请你们不要嫌弃我的钱少。朋友回来的时候，已哭得稀里哗啦，她替我收下了老婆婆的钱，并告诉了我

经过，我也在床上哭了。地震之后，很奇怪，我所流的眼泪几乎都是因为感动，而不是因为悲伤。

6月1日是儿童节。那天，太阳异常耀眼。与我熟悉的医生和护士们过来找我，说，廖智，我们为医院的小朋友搞了个庆祝会，希望你也能来参加。我欣然接受了这个邀请。于是，已从成都赶回来的妈妈推着我进了活动现场。我们在台下有说有笑地看孩子们表演节目，看着看着，虽然，我还是一脸笑容，但突然觉得脸上开始有水珠在向下滑落，用手擦了一下，滚烫的泪水反而停不住了。这无声的眼泪，旁人开始丝毫没有察觉，直到我忍不住抽泣，才被妈妈和朋友发现。她们瞬间就明白过来，也跟着哭了。我竭力想忍住，在心里大声地对自己说：在这个场合，千万不要哭，不要哭，不要哭！但眼泪止不住一直在流，越想忍，越是哭得厉害。如果虫虫还在，这应该是她生命中的第一个“六一”儿童节啊。

那些在台上表演节目的、接受礼物的小朋友，有的失去了手，有的没了脚，但对我来说，这都不要紧，只要虫虫还在，即使她没有手没有脚，我还是一样爱她。但她连在“六一”儿童节接受礼物的机会都没有了。我心中的悲伤翻江倒海。

我要妈妈和朋友推着我上台，我说，我想送一个礼物给我的女儿。来到台前，我跟医院组织活动的人说，我求你们允许我到台上唱一首歌，我想把它送给我的女儿。她现在正在天上看着我呢，我看得见，她就在天上，这首歌就当是给她“六一”儿童节的礼物。

上台后，我对下面的小观众说：“我知道今天是小孩子的节日，原本不该大人上台，但我很感谢医院给我这个机会。有一个孩子，现在你们看不见她，但我知道此刻她就在这里，她还没过过‘六一’儿童节，我觉得她应该过的。你们收到了很多礼物，她也应该得到自己的礼物，所以，我要唱一首歌给她听。”我稳住情绪，开始唱歌：“我有一个美丽的愿望，长大以后能播种太阳……”唱着唱着，眼泪又开始滚落下来，我泣不成声。其实这时候，台上台下没有人不是在抹泪的。我流着眼泪，一句一句唱到最后，笑着说：“虫虫，我很感谢今天，我能送给你这样一个礼物，完成了我的心愿。”

3.“公主”的柔情

刘强感到了头领向他射来的带有杀机的目光，惶恐得想把还抱在怀里的骷髅扔掉；可那个年轻的土著女人冲着他又是摇头又是摆手，然后，不等他有所表示，就一伸手拉着他疯跑起来。

人们在发出“嗷嗷”的叫声。这是明显的不满。奇怪的是没有人阻止，也没有人追上来。女人在崎岖的山路上飞奔，敏捷得像头小鹿。刘强跌跌撞撞地跟了上去。跑了一阵，刘强发现眼前有一个碧波荡漾的湖泊。沿湖的岸边，绿草丛中有着深黄浅紫艳红的小花，如碎落的宝石一样撒了一地。那个年轻的土著女人在湖边坐下，一朵一朵地采那小花，插在自己披散的头发上。她的眼窝很深，眼睛像两块深黑色的火炭，燃烧着热辣辣的光芒。刘强愣愣地望着她。她走过来，从湖里掬起水擦脸。那水花溅在脸上热乎乎的，刘强明白这湖是温泉。他忽然感觉身上很难受。这些天风餐露宿，早已脏得不成样子，真想跳下去洗个澡。

当他这样想的时候，那女人就先脱掉衣服下水了。他惊讶地望着她的胴体，只见她的皮肤是浅棕色的，四肢很不匀称，但紧凑结实。刘强觉得她简直是一座卡通式浮雕。他也脱去自己的衣服，跃入水中。她兴奋得嗷嗷尖叫。温泉象母腹里的羊水，一片好意地托住了他。他全身感到一种被按摩的惬意，一动也不想动了。那个女人却像条褐色的热带鱼，一摇一摆地在他眼前游来游去，长长的头发拖在脑后，像飘动的鱼鳍。游了一会，女人安静下来，以一种舒展的姿势躺在水面上，双腿微微分开，厚嘴唇半张着，只有那只绿蝴蝶贴在额头，想飞却飞不起来。刘强微微一愣，觉得那仿佛是一座高低起伏、有着山峰和湖泊、生着树木和花草、可以供人栖息的岛屿。对于一个溺水者来说，岛屿是生命的依傍，安全的港湾。但是刘强并没有再游过去。他只是犹犹豫豫地围着“岛屿”转，像一棵无根的浮萍，无助地逐浪飘荡……

尽情地享受了一通温泉浴以后，刘强和那个女人刚上岸穿好衣服，通向湖边的小路上，走过来三个身穿绿裙子、头插绿羽毛的年轻姑

娘。她们一个用背篓背着肉，一个抱着贮满了水的陶罐，还有一个捧着一叠被子和衣服，熟门熟路地朝湖畔的一幢小木屋走去。女人示意刘强跟着她，也进了那间木屋。刘强看见，屋子里有火塘，有茅草铺，还有一些坛坛罐罐。

三个姑娘在屋里忙碌。她们一个点燃火塘烤肉；一个跪在地上，从一个精致的玉钵里倒出一碗水来，殷勤地捧给刘强喝。刘强轻轻抿了一口，觉得有一种直沁心脾的清凉和甘甜。肉烤好后，用一张肥厚的芭蕉叶垫着，放在小屋中间一个足有小圆桌那么大的树墩上。女人已换上了盛装——一件浅色的紧身上衣，下面是浅色绣着绿花纹的裙子，头发挽到了脑后，上面插着一根巨大的绿色羽毛，比那三个姑娘的都要大而绚丽。三个姑娘退了出去。女人和刘强面对面坐着。这一刻她显示了出几分高傲与矜持，俨然是“公主”的风范了。

“公主”将烤肉递给刘强——这才是真正的美味！刘强觉得已经等待了一辈子了！他吃得满嘴流油。第二块肉是公主用牙齿叼给他的。他望着公主张开的嘴里露出的绿牙，不由得一阵酸痛，但又不敢拂了她的美意，只好伸手接过，并且还用另外一只手拍了拍“公主”的脸颊，表示感激。没想到公主因他的触摸兴奋得打起颤来，嘴里发出咯咯的笑声，更加频频地拿肉给他了。他看到这个女人那双大大的、有点儿褐色又有点儿绿色的眼睛里充盈着满腔的柔情。

小屋只有一扇门，没有窗。门插上的时候，白昼和黑夜就都关在外面了。火塘里的火一闪一闪，因为饱食而变得慵懒的刘强，顺从女人的指点躺到了地铺上。当刘强昏昏欲睡的时候，女人钻到了到他身边。他不能制止她。这是她的地盘，她的床铺。在她自己的王国里，她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现在，她正用她的那根长长的绿羽毛，轻轻地、悄悄地从刘强年轻的肌肤上拂掠——是拂掠也是劫夺！虽是轻巧的触及，就已激起血液的波涛，一浪逐一浪地掀起来，冲向心脏；他闭上眼睛，但呈现在视野里的，还是满目的绿：绿的丛林，绿的河流，绿的远山……身体像春天雨水洗涤过的大地，萌生出绿色的植物，枝枝叶叶都透着旺盛的生命力。

魂之歌

竹林

